

我叫东施，后世的人都说我是丑女。

我的邻居大名鼎鼎，她是西施。

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们都知道西施美丽，却不知，她的传奇，差点就落到我头上。

1

我和西施长大的村里，有位老妇人，据说年轻时候在王宫里待过。

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到她那里听故事，我们俩也不例外。

西施自幼胆大敢想，她喜爱听英武的大王宠爱美丽的王后、骁勇的壮士为心爱的姑娘打下偌大疆土。她总是扯着我的手蹦蹦跳跳，幻想着那些故事发生在她的身上。

我素来胆小谨慎，在老奶奶的故事里，我听到的是被王后替代的那些夫人，她们从此在故事里绝迹。壮士为心爱的姑娘打下疆土，在姑娘老去后他又为新的姑娘去征战杀敌。

我总是想劝西施，别想太多，老老实实找个人家嫁了，生儿育女，过完这一生。

可看着她充满梦幻的眼睛，我又一次次将到嘴边的话吞下去。不过是爱做梦罢了，过几年等我们嫁人了，她自然就把现在的激昂忘记。

就这样，我们天天听着老妇人翻来覆去讲了不知多少次的故事，渐渐长大。

村里人都说我和西施是两朵花。西施瓜子脸、细眉眼，而我鹅蛋脸、大眼睛。

有喜欢西施长相的，说她独占鳌头；有喜欢我容貌的，说我更胜一筹。

我并不为这些议论费思量，老奶奶的故事里反复说过，漂亮骄傲的夫人，最后输给了聪明冷静的王后。可见相貌并不像世人说的顶顶要紧。

西施不一样，她总是为我俩谁更好看而苦恼，抿着嘴，蹙着眉，在我跟前抱怨，「既生了我，为何又要生你。」

西施有心病，生不得气。我俩自小一起长大，情谊不比寻常。

我为了逗她一笑，便学她心病犯了时捧心的样子。只是不像她那般楚楚可怜，我故意歪嘴斜眼，装丑作怪，叫她欢喜。

西施一看我那怪样子便嘻嘻直笑，心病好了许多。我学了乖，从此见她就捧心，有多怪做多怪。

不巧有次被一个年轻男子行路时看见，他盯着我们好久，又向邻里细细打听，径直走向我们，看着我说：「我为你造了个词——东施效颦。」

男子长身玉立，清俊儒雅，一看便不是村里出来的。

他的眼睛在我和西施身上转来转去，嘴角一抹笑意味深长，眼神深邃让我惊心。

西施天真不解世事，欲与他攀谈，我急急扯了她离去，一路告诫她，这样的男子我们村姑招惹不起。

西施气得跺脚，「他一看便见过世面，我正要跟他打听打听外面是怎生繁华，却被你搅局！」

我闭嘴不语，只是扯她袖子的手握得更紧。西施天性冲动，我真怕她哪天闯出祸来。

走出老远，我回头望去，那男子仍然站在原地盯着我们，看我回头，他还抬起胳膊向我挥了挥手。

2

我们越国吃了败仗，大王被掳到吴国去了。

这样大事，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却波澜不兴。

毕竟我们山野村民，无论谁称王称霸，我们有衣穿、有饭吃便行。

只是我和西施浣纱途中，遇到老妇人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。她看见我俩，眯起了眼睛，苍老的声音仿佛咒语，「乱世偏逢倾国貌，恐有大不幸。」

西施走路一向蹦蹦跳跳，并未听见老妇人的话。我却留了心。

仔细想想她讲过的故事，似乎战乱时的平民女子，凡是貌美的还真没什么好下场。

我左思右想，下定决心，涂黑面皮，穿得破烂邋遢，走路弯腰驼背，生恐别人见到我的真容。

我劝西施也这么做，她眯着眼睛看我，「你是鬼迷了心。多少女子羡慕我们，你却偏要扮作丑女。」

我跟她说故事里那些美貌女子的悲惨下场，她丝毫不为所动，「我若是她们，必不是这下场。」

她没再说话，我猜也知道，她又做起了王后梦。

我心里隐隐不安，行止起居都伴着她，生恐她惹出祸端来。

尤其是近来，村子里总有陌生人来来往往，我们浣纱溪边，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。

过得三、五月，不知从哪里传起了传说，我们村里有女倾国，浣纱时美至沉鱼。

我心下更加惶然，拉着西施好一顿哄，要她收敛些光彩。

西施不为所动，沾沾自喜，「若能借此走出这山村，见识繁华世间，那便是好事。」

我怕她自恃聪明，要吃大亏。看她满不在乎，我暗自叹气，只能盯紧了她。

一日我俩浣纱，我又感觉后背有人盯着。猛一回头，那日见过的年轻男子笑眯眯站在我身后，旁边立着一个清秀女子，满面寒气。

男子看我回头，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：「小姑娘，又见面了。」

我赶紧回头，不敢言语。西施倒是笑了起来，「我那日正要跟你说话，便叫妹妹拉走了。」

男子轻笑不语，偏头跟旁边女子说：「越女，你看她们哪个能沉鱼？」

女子眼神如刀锋，冷冷扫来，饶是西施胆大，都吓得老老实实。

她下巴一扬，指向西施。

男子笑出了声，「恐怕你猜错了。」女子转头诧异看他，他却对我眨眨眼，不再开口说话。

晚间我回家，一进屋便吃了一惊：那男子席地坐在我家院里，跟我老爹聊得兴高采烈，手舞足蹈。

见我回来，老爹一跃而起，仿佛年轻了十几岁，「东施，这位公子要送你进宫去。」

我浑身血冷，看男子如看蛇蝎。

男子面上促狭，望着我眨眨眼，坐在地上不说话。

老爹围着我打转，看我如看宝，「公子说，你进了宫吃香喝辣，我们也跟着沾光。」

我那老爹并不知道，我这样的村姑，进宫无依无靠、以色侍人，能活过三年都算幸运。只是我说与他听，他也不会信。

眼看老爹收拾行李，便要将我打包送出门去，我左思右想没个法子，心里一急，低头便向院门撞去。

院门结实无比，我撞的力气太大，反将自己弹出去。

额头上一片温热，我抬手一摸，裂了个口子，手上全是血。我舒了口气，这下一了百了，不用日日因相貌担心。

老爹一声惊呼，跑上前来，却慢了一步。男子几个箭步奔至我跟前，伸手扶起我，看着我的眼神惊疑不定，更加幽深。

我满眼哀求望着他。他与我对望，一瞬不瞬。过了片刻，他展颜一笑，光彩照人，「罢了，我遂你愿便是。」

说完，他转身谓我老爹：「你女儿已破相，宫是别想进了，留着嫁人吧。」

男子说完转过头来，与我脸对脸，鼻尖都要贴住。

他紧紧盯着我，盯得我面红耳赤，低下头去，只听得他在耳边细语，「记住，我叫范蠡。」

我看范蠡出了我家门，往前走几步，进了西施家。

我知以西施秉性，必要答应入宫。宫里三千佳丽，西施空有一副容貌，恐九死一生。

可我怕这范蠡，不敢贸然闯到西施家里去。

我急得在家里团团转，祈望西施能记得我平日的一言半语。

片刻后，我听到大声欢笑。我手脚发凉，心里明了，她终是答应了。

不一会儿，西施急急从她家奔出，直奔我而来。

我用手遮住额头伤口，远远对她强颜欢笑。

她欢天喜地，「东施，我离王后又近一步啦！」

我看着她，浑身提不起劲来。

我心知，再对她说什么，都已无益。

从今日起，她注定要站在故事里，写就传奇。

越过她的身形，我看见范蠡。他的身影在月光下，被拉得老长，一双眼睛如点了墨，看着我似笑非笑。

我被他看得低下头去。

「噗哧」一声轻笑，我抬起头，范蠡偏着头看我，嘴角的笑意尚未及收起。

我脸颊滚烫，不敢与他对视，偏过头去。

西施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，我眼角扫到范蠡离去。他一身白衣，信步悠闲，口中唱着歌谣：「有女倾国，名曰东施。貌似鲁钝，聪慧自知。」

他清朗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了一整夜。西施半夜赤脚跑到我窗前，与我夜话半宿，我都心不在焉。

第二天清晨，西施来与我告别。

我一想今后不能与她腻在一处，心里便如被刀剌了一块，眼泪纷落下来。她也哭红了眼，与我执手相望，谁都说不出话来。

千言万语一时难尽，我最终也只能送她一句，「凡事深思，千万保重。」

她点头答应，转身向着接她的马车而去。

我听她说，她要被送到吴国王宫。今日一见，从此山高路远，只怕此生不得重逢。

想想打小一起长大的情谊，我泪如雨下，却怕她担心，只得忍住抽噎，微笑送她上车。

4

没了西施的日子，我无精打采，形单影只。

直到一日，范蠡又来到我家。

我以为他接走西施，便不会再来这个小山村。可他不但来了，还带人抬着好几个木箱来。

一溜木箱在我家院里一字排开，他的仆人一一打开，里面全是绢帛财物。

「这是聘礼，我想娶东施为妻。」范蠡轻描淡写地对我老爹说，眼睛深深望着我，嘴角轻扬，似笑非笑。

我自破相后，老爹日日担心我嫁不出去。如今我被这贵气公子求娶，老爹乐得老当益壮，一跳三尺高。

范蠡说想尽快将我接走成亲，他忙不迭点头答应。

我尚处震惊时，便成了范蠡未过门的妻。

范蠡走近我，丝毫不顾及老爹与门外的乡亲，与我面贴面，「今后你是范家妇，不用再遮挡容颜，我自能护你周全。」

我脸再一次烫起来，心中不禁想，若他总是对我如此说话，也许有一天，我会着起火来。

范蠡送了聘礼便离去，我成为村里除了西施外，另一个被艳羡的对象。

老妇人说，西施是祸是福尚且难料，但我后半生算是有靠。因为范蠡喜爱我。

范蠡喜爱我吗？深夜我闷头苦想，并未觉出自己有哪里出彩。他那样的人，身边美女自然不缺。

我边想边做嫁衣，惦记着如何让西施知道我的好消息。

窗外响起「噔噔」声，我与西施趴窗夜谈惯了，一时恍惚，只当西施来了。

我开窗一看，是范蠡。他清俊的脸被烛光映得温暖明亮，瞅着我定定地笑。

我被看红了脸，低头不语。范蠡拿着一张小竹筒递来，「喏，知道你惦记西施，她的消息。」

我一听西施有消息传来，忙夺过竹筒看去，上面一堆歪歪扭扭的字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

我才想起来，我不识字。

范蠡仿佛看出我的沮丧，将竹筒拿过去，慢慢地念给我听：「东施，你还好吗？我现在快活极了。我的夫君叫夫差，他有世上最宽的肩膀，最结实的胸怀。他像个大孩子一样，每天回宫都要抱着我一圈一圈转，他还答应我，以后不再看别的女人。我的命真好，这样英武的男子爱我如珠似宝。」

我想象西施当时古灵精怪的表情，不禁轻轻笑了。

范蠡接着念道：「我不识字，这是上次跟在范大哥身边那个很凶的姐姐，越女帮我写的。范大哥说，我对你很重要，特意要越女姐姐保护我。其实我夫君很是悍勇，并不用越女姐姐帮忙的。对了，她说范大哥喜欢你，成日念叨你。她还说，范大哥大概不日便要向你爹提亲……」

我抬手触脸，又是一片滚烫。范蠡看着我，笑意越来越深。

我低头缝嫁衣，不敢说话，他靠在窗棂上看我裁衣，也不说话。良久直到夜深，他才轻笑着离去。

5

一个月后，我嫁给了范蠡。

嫁人当天，我晕晕乎乎，折腾了一整天，晚间终于能在喜床上歇一歇。

门「吱呀」一声开了。我低头，看到一双靴子慢慢走到近前。一只修长的手伸过来，轻轻抬起我的下巴。我顺着力气抬头，看见范蠡眯着眼，瞅着我笑。

我想起老妇人说过，新娘在洞房之夜要博夫君欢喜。我对范蠡露齿一笑，许是心慌，面皮绷得太紧，反倒扯痛了嘴角，引他开怀大笑起来。

他在畅快笑声中，吹灭了火烛，将我搂在怀里，一室馨香，醉人芬芳……

第二日，我正经成为范蠡的妻子，范府的主妇。

范蠡是个会顾惜人的男子，每日再忙碌，晚间他都要尽早回来，将我搂在怀中，教我读书、教我识字、教我生意、教我算账。

我跟他一学才知道，他的财富惊人，可以买下半个越国。

范蠡让我坐在他腿上，轻搂着我腰，下巴搁在我肩膀上，鼻子埋在我发间，深吸我头发上桃花水的香味：「若不是你聪慧淡然，知道守拙，我断不会将老底交代给你。」

不用他说，我也知道，如此身家，传开了去，不知多少人会将我们置于死地。就像范蠡教过的，叫怀璧之罪。

范蠡将所有身家，连带性命都交给了我，我心里欣慰感激，尽心尽力为他打理，每日忙得脚不沾地。

他的事情也渐多，回到府里总是眉头紧皱，像是心里转着百十桩事。

我们每晚在书房点上火烛，他或写书信，或埋头深思；我提笔算账，思量府中事务。

我们各自忙碌，至深夜相拥而眠。

府中丫鬟笑我，新婚燕尔只有三天，便成了老夫老妻。

我爹到府看我，穿得俨然一个富家翁。他来府中转了一圈，找丫鬟打听了半日，一脸沉重地劝我，「你向来不如西施爱娇，时日长了男子总是会腻。倒不如找几个可心丫鬟给他，他倒念你贤惠的好。」

我爹走了，我沉思不语。我自知没有西施娇媚讨喜，天长日久，范蠡若看惯我相貌，对我烦腻也说不定。

我怕了老妇人故事里那些女子恃宠而骄，下场凄惨的故事，左思右想，实在没有把握能让范蠡喜欢一世。

第二日我挑选了几个明艳丫鬟，吩咐她们进书房伺候。我躲在卧房，蒙被不语，心里发酸，眼里不自觉流下泪来，打湿了衣裳。

过了几个时辰，范蠡仍未回房，我心越来越沉。虽知女子都是这么过来的，终究难当苦闷，不觉低泣出声。

一只手伸过来，将我的眼泪擦去。我知是范蠡，却不抬头。

生平第一次，我想与人赌气。我转过身，手拧着被角，不言不语。

范蠡和衣躺在我身边，侧身轻拥着我，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我。我忍了又忍，终是脱口而出，「你在书房耽搁了这么久。」

范蠡的轻笑声响在我耳边，带着些许无奈，「我府里有几个得力干将，俱未成亲。我看书房那几个丫头长相不错，便将她们都许了出去。」

我闻言一愣，转过身去，范蠡早已闭上了眼，「睡吧，终此一生，都别再瞎想，自己吓自己。」

我笑弯了眼睛却不自知，低低答应了一声，钻进他怀里，一夜睡得香甜安心。

6

范蠡越来越忙，他每夜将自己关在书房，和衣睡在榻上。

身边丫鬟偷偷对我说，范蠡必是厌弃了我，怕不日便有新人进门。

我笑而不语。想起那夜他的话，我暗下决心，既要信人，便一信到底。半信半疑，先就对不起自己。

我照常照顾他起居饮食，他终日不说话，我便拿着账本算府中收支，并不过分扰他。

整整一月，范蠡未跟我说一句话，人瘦了大半，形销骨立。

我心疼不已，也只能费心为他送去羹汤，盼他多吃几口。至于他为什么发愁，他若不想说，我又何必问，惹他烦忧。

一个月后，我照例为他端了肉汤去，他埋头不知深思什么。我不言语，轻轻放下肉汤，转身要出去。范蠡叫住了我。

他叫我过去，递给我一张竹简。我知是西施，忙接过来。

我如今粗略能识字，自己读下去：「东施，听说你嫁给了范蠡，我真替你欢喜！越女姐姐说你和他都是聪明人，必能长久下去。我最近很好，夫君宠我如初，宫里送来不少美人，他看都不看，每天下了朝就陪我一人。我有时想，他若是平头百姓，失了荣华，我也会如初待他，爱他敬他。」

我心下惊奇，西施平白无故地说这个做什么。

我接着往下看，「近来我身边多了宫女，越女姐姐说她们都是越人。她们逼我说我一个老头坏话，我不愿说，我知道那老头总骂我，却是真心对我夫君好的人。」

「可她们说，我不听话，便要告诉夫君我是为了害他而来。我怕极了，我不想害了那老头，也不想夫君恨我。她们嫌我碍事，最近看我的眼神凶恶之极，我还听见她们商量要让郑旦争宠。」

我大惊失色，放下竹简拉住范蠡，他教我识字时为我讲的典故齐齐涌上心头。霎那间我明了西施的任务，也仿佛看到了她的结局。

我看着范蠡，他与我对视，目光中有着愧疚，更多的是坚定。我眼泪纷然落下，哽咽难言，只是拉着范蠡不松手。

他长叹一口气，替我理理鬓边的碎发，疲惫开口：「放心，我派了越女过去，她定会保下西施一命。」

我心知在家国大事面前，我能求的也只有这一条。我慌乱点头，坐在范蠡身边默默不语，他在灯下皱眉沉思，我在旁边回忆和西施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。

我像是失了魂，大概吓着了范蠡。他破天荒没有在书房睡，拥着我到了卧房，抱着我拍我睡觉。

我一直沉默不语，只是在他吹熄灯烛时，哑着嗓子求他：「其他我管不了也不想管，但西施的命，求你一定保下来。」

范蠡点了点头，我俩紧紧相拥，各自未眠。

第二日，范蠡以为我睡着，轻啄我脸颊，低声说句：「你放心吧。」便出门去了。

我在被中，眼泪顺着脸庞留下。

想到西施日后的凶险，再想想她那天真烂漫的性子，我恨不能回到她登上马车那一天，拼着她恨我一世，也要将她容颜毁去，嫁个平凡村夫，生儿育女平安一生。

7

范蠡依旧忙碌，我在府中日日操持，为他分忧。

只是时不时惦记西施，我也如范蠡般，迅速消瘦下去。

范蠡看我日渐清减，一日将我拥在怀中低语：「让西施去吴国，你可曾恨我。」

我想了想，卸了力气，身子全部靠入他怀里，「路是她选的，怨不得谁。可命我却想为她留下。说来说去，乱世之中，谁能怨着谁。」

范蠡说，会让越女多些传递消息，叫我多放些心。

西施的竹筒来得勤了些。

有时她很欢喜，她的夫君教她识字舞剑，领她看尽吴国繁华与美景。她说夫差说到做到，自打她进宫，真的没看过其他女子一眼。

有时她很难过，身边的宫女逼她说不愿说的话，她们似乎拿准她对夫差动了真情，不敢叫夫差知道自己为何进宫，将她一次次逼到死角里。

有时她很害怕，郑旦总是在夫差身边环绕，她说郑旦跟我一样聪明，她怕郑旦将夫差从她那里夺去。

更多的时候，她在感叹，若夫差只是个寻常百姓，与她平常夫妻，白头偕老该多好。

我经常做恶梦，西施不听话，被宫女毒杀；西施听了话，被夫差察觉厌弃，从高台跳下；吴国打了胜仗，西施被当作敌国之女，贬入冷宫；吴国吃了败仗，西施作为吴国妇，被越国抓进大狱。

我几次三番从梦中惊醒，一头冷汗。

范蠡不再睡在书房，不管多晚，他都到我身边，拥我入眠。夜深惊醒，他永远醒着，轻轻拍我，目光温和，让我惊恐平息。

他有种奇怪的力量，能让人相信他的所有言语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相信他，在最后的那一天，能救西施一命。

我看着范蠡越来越忙，府里来人越来越频繁，他们商议的时间越来越久。我数着日子，等着那天到来。

一天午后，范蠡回府，摸着我的头发，看着我不做声。

我提了很久的心突然就坠了下来，不堪疲惫。

「说吧，我经得住。」我捉住范蠡的手，定定看着他的眼睛。

「我们得胜了，夫差死了。」范蠡缓慢地说。

我的身形顿住，手一僵，「西施呢？」

「乱军之中，她被人劫走，越女没跟住她。」范蠡说得艰难。

「哦。」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，淡淡地应了一句。我想走出屋子，好好想想，就算不知道该想什么，也得好好想想。

转身的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老妇人当年说过的话，你们是并蒂双生的莲花，愿将来都能有个好结局。

本来我有范蠡，她有夫差，多么欢喜。可现在，这世上只我独自绽放，有什么意思。

我腿一软，眼前一黑，便倒了下去。

8

我醒过来，范蠡坐在我身边，满眼担忧。

我勉强扯出个笑容，伸手抚摸他的脸。他眼角已经有了淡淡的皱纹，我为西施，他为越国，这些日子我们都辛苦了。

可我还得好好的，如果西施还活着，寻了过来，我得保她周全。

我挣扎着起身，唤丫鬟取新衣裳来，「我听你说过，得胜之日必有庆功宴，你们这些功臣都是要带家妇去的。」

范蠡将我拥在怀中，愧疚地开口：「我派了所有手下，四处寻找西施，只要她还在人世，总能寻到。」

我点点头。我相信范蠡，他说要寻人，必会尽心去做。

我穿着华贵衣袍，跟着范蠡进了王宫，第一次见到了越王勾践。

他脸色蜡黄，眼神阴鸷，让人看着不适。

他身边的王后，唇边两道深深的纹路，嘴唇紧抿，看人的样子像头秃鹫，仿佛比勾践还要可怕。

我跟着范蠡行礼，抬起头来时，看到越王盯着我的眼神一亮。

范蠡不动声色地将我掩在身后，王后见着，冲我意味不明地笑了笑，笑得我后背发凉。

我低头，跟在范蠡后面，安静落座。抬头看范蠡时，他轻咬了下牙。

范蠡与我夜夜同眠，我熟悉他的一切。他咬牙，便是动怒了。我再看向王座，越王上下打量我，王后森森冷笑。

玄黑的王殿，静谧幽深，暗潮浮动。

酒过三巡，越王脸色潮红，说话声音渐大。他拍了拍手掌，嘿嘿笑着：「我近日得了个绝世舞女，你们看看，谁能认出她来。」

丝竹之声响起，一个曼妙身影翩然而至，蒙着面纱，舞姿翩翩。

越王一脸得意，「这天下的绝顶美女，从此要尽在我手里。」说着，他又斜斜瞄了我一眼。我感觉身边的范蠡全身僵直，牙咬得「咯咯」轻响。

我手一抖，将酒洒了大半。范蠡忙唤人来擦拭，轻轻戳了我一下。我回过神来，王后看向我，我仿佛被一只野兽盯着，坐立不安。

殿中波诡云谲，可我眼下却顾不得。我看着那个舞女，她把脸遮得严严实实，但我一眼就能认出，她是西施。

我的汗流下来，冲散了脸上的铅粉。我不知西施是怎么到了越宫，我却直觉，在越王和王后手下讨生活，比在吴国凶险百倍。

我和西施前十几年形影不离，她一个眼神我便猜到她要做什么。

她看到我，不动声色，眼中凄凉决绝，她瞥向越王时，那股恨意深切，遮都遮不住。

眼看她离越王越来越近，我看向王座，王后居高临下睨着她，一脸了然，高深莫测。

我转头看向范蠡，他满面惊诧，侧身与我对视。

我低声对他说：「求你。」看到范蠡微不可见地点点头，我便大叫一声「酒里有毒！」狠狠咬破舌尖，将血从口中吐出来。

王宫内一下乱作一团，护卫宫人全都涌入，将越王和王后拥着向后宫而走。我微微睁眼，看见王后盯着我，嘴角一抹邪笑，阴冷狠厉。

9

范蠡趁乱，吹了声口哨。我眼前一道人影，快如闪电，将大殿中央的西施掠了便走。

没人注意到一个舞女不见。范蠡轻捏我掌心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我的西施总算回来了。

我和范蠡回府时，西施已经换上寻常衣服，站在书房，看着她写给我的片片竹简。

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她回头看我，依旧面色如雪，却憔悴不已。

我快步上前，紧紧拥住她，仿佛拥住失而复得的珍宝。在这乱世，我们被卷入中心，最终还能在一起，多好啊。

我突然觉得老天真是厚待我。

西施没我这般欢欣。她身体冰凉，满眼尘霜，像是老了十几岁。

她不再像当初那样艳如桃李，明媚春光。我看见她眼底的失落和苍凉，深深堆积。

「我夫君死了。」这是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，低沉暗哑。

我不知回答什么，只能为她擦去掉落的泪滴。

「他说，他早知道我到吴国为什么，可他就是舍不下我。」西施双手捂住脸，凄楚哭泣。

我张了张嘴，仍不知说什么好。心里想象着西施给我形容过的夫差，高大英武，时不时地冒孩子气，宠爱一个人就恨不得将性命都捧了给她。

西施伸出手抱住我，抽噎得像个孩子，「大军攻进王宫，他叫死士带我走。我怎么拉他扯他，他都不愿随我离开。他说，他把吴国败了，他要战死谢罪。」

西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「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，是要我活下去，用一辈子记着他！」

我默默听着，眼前仿佛有个高大俊朗的男子站在我面前，痴痴地望着西施，唇边一抹笑暖如冬日艳阳。他看了会儿西施，又求恳地看着我，像是请托我照应西施一样。

我恍惚间点头答应，再眨眨眼，那人影已经消失。

多年以后，我都没想明白，那男子是我的臆想，还是夫差放心不下西施，一路跟了来。

我叹了口气，将西施扶着坐下，一下一下拍抚她的后背，温声道：「所以你想法骗过死士，去见了越王，想行刺他？」

西施点头，低首说道：「我知道十死无生，也不会成功，可我总该为夫差做点什么。」

我将她拥住，「你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告诉世人，夫差是个好人。」

西施抬头，「他本就是好人，是我见过最好的人！」

我柔声劝她，「今日之后，他在世人口中，将变成荒淫无度、残忍暴戾如纣王。你忍心他被传得如此不堪吗？」

西施猛地摇头，「不，他们不能这样说他！」

我还要再劝她两句，范蠡匆匆进来，「王后最是精明，此刻怕已发现你假装中毒。越国已无我们容身之处，快收拾细软，随我离开！」

我见他神色焦急，又想到他手下有安插进王宫者，心知生了剧变。

火急之时不便多语，我扯着失魂落魄的西施起来，将重要物事拣一拣，照范蠡吩咐到了后门。

越女早已架着马车，等在那里。见我们出来，她只说了一句：「你们的家人我已命人去接，不日便可团聚。」

西施一脸了无生趣，如木偶般随我牵来牵去。远处已有嘈杂人声伴着火光逼近，我最后看了眼出生长大的土地，咬牙转头，上车离开。

10

我们连夜出逃，到了齐国。

我和西施被范蠡安置在海边，范蠡只剩不多的金银，我俩要像几年前那样挽袖子做活计。

范蠡拥着我，连声说对我不起。可我倒觉得很快活。

这世上，有范蠡爱我，西施也平安待在我身边，老爹被越女接了过来，每日悠闲。

这样的日子，赛过神仙。

西施只在看见我时与我说话，其他时候呆若木鸡，不言不语。我曾几次与她彻夜长谈，终是无力回天，夫差已经将那个明媚灿烂的少女带走，今后世人再难见她展颜一笑。

没关系，只要她活着，我们还能在一处，怎样都没关系。

范蠡又开始忙碌，他说五年之内，我们的日子会比在越国还好过。

我相信，我当然相信。举凡这个男人想做的，没有做不成的。

果然，五年之后，范府已成为齐国人人皆知的大富之家，周围百姓跟着受益，日子也越来越富裕。

范蠡的作为惊动了齐王，他经常受召入齐王宫教齐王如何改善民生。

我老爹镇日念叨，祖上烧了高香，才有了这门好亲。

我想他要是知道范蠡近日带回来的消息，怕会喜到不能自己——齐王已拜范蠡为相。

我有时候想，范蠡这个男人，八成是会法术，多难的事在他手里，都像三岁小童的游戏。

但我经过这些事，对当官有着天然的恐惧。一想到越国阴森森的王殿，越王和王后野兽般的眼神，我还是会打冷战。

范蠡看出了我的恐惧，他抱着我轻声抚慰：「没关系，到何时何地，我都会护着你。」

我犹豫了一下，终是没说话。若当官是范蠡的志向，我又怎能横刀夺他所好。

只是终究，还是像在越国最后那一年一样，夜夜无眠了。

范蠡知我忧惧，却未像在越国时那样宽慰我。他抿紧嘴唇，眉宇沉重，日夜忙碌无匹。

西施说，范蠡对我不好，知我心忧却置之不理。若是夫差.....提到夫差，她眉头一蹙，捧心落泪，又变得木木呆呆。

我握着她的手，试图温热她冰凉的指尖。想必夫差对她，真的好到天下难寻，让她这一生都为他悲恸。

可我和范蠡，与他们不同。

西施和夫差，是烈火烹油，燃尽才算。我们是细水长流，并不外露。我信范蠡，他心里有我，只有我。他若顾不得我，必有顾不得的道理。

转眼范蠡拜相三年。一日，他回来，面带欣慰，眼露喜色，叫我到书房关上门，与我密语。

我暗暗纳闷，这几年范蠡越发喜怒不行于色，我已经很久没见他露出轻松样子了。

「东施，勾践死了。」范蠡开口便将我震住。

我看着他不语，知他必有后话。果然，他接着开口：「勾践暴毙，王后之子继了王位。」

我想起在越国王宫那日，勾践打量我时，范蠡紧咬的牙和一直握住的拳。还有越国王后那阴森的面庞。

「此事与你拜相齐国脱不了干系吧？」我虽是问他，心里却已笃定。

范蠡微微一笑，将脸埋在我头顶发间，说话的声音闷闷的：「没人可以觊觎你，哪怕是王都不行！」他的脸蹭来蹭去，如孩童一般，「我知你不喜我做官，此仇已报，我已散尽家财，只求离去。齐王已经准了。我们这次真要做一辈子平头百姓了。」

我低头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，藏都藏不住.....

11

多年以后，我和范蠡定居在湖边，儿孙绕膝。

范蠡每日给孙儿当马骑，抱着孙女到湖边喂鱼，就如寻常老翁一般，谁都看不出他富可敌国。

孙儿说，以后要找个倾国倾城的女子陪伴左右，他便笑着指我：「最美的女子已经在那里，你就照着这个样子找吧。」

我失笑，我早已鸡皮鹤发，年少时的美貌如白驹过隙，还谈什么最美。

我望向远处，西施席地而坐，身边围着一堆稚童，听她讲过去有个男子叫做夫差，是世上最好最好的人。

我拄着拐杖远远看她弯腰驼背、老态龙钟，总是想起很久以前，我在溪边浣纱，她围着我蹦蹦跳跳：「我将来要当了王后，就把你接到宫里，我们像现在一样，寸步不离.....」